

欽定宋書

四十三卷  
宋書

宋書卷三十

梁

沈

約

撰

志第二十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臯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剝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朔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

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杳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

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卽其言以釋之未  
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  
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  
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  
有青青祥惟金沴木班固曰蓋工匠爲輪矢者多傷  
敗及木爲變怪皆爲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木不曲直也

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多所脅略并聚亡命遣二校尉與青州刺史共討平之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甲兵之象是歲旣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旂數百里臨江觀兵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戴淵刁協劉隗皆遇害與春秋同事是其應也一曰是後王敦攻京師又其象也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蕃八月庾楷爲西蕃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摧滅是其應也一曰苻堅雖敗關河未一丁零鮮卑侵略司兗寶揚勝扇逼梁雖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行後所坐廳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民農時作爲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

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爲匠作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按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孫盛曰于時後宮殿有孽火又廟梁無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惡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頻亂遂亡天下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

沙王又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尋奔潰卒賜死初河間王顥謀先誅長沙廢太子立穎長沙知之誅其黨卞粹等故穎來伐機又以穎得遐邇心將爲漢之代王遂委質於穎爲犯從之將此皆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爲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爲枯楊

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絕昏夜飲食恣麥  
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  
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敗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黃城山道士  
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內此木失其性也或  
云木腐自光

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杭舍亭禾蕈樹生李實禾蕈樹  
民間所謂胡頹樹

貌不恭

魏文帝居諒闇之始便數出遊獵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故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逆旨極刑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春秋魯君居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穆叔謂之不度後終出奔蓋同事也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死

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

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  
晉惠帝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无降  
下心又嘗同奕棊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  
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

齊王冏旣誅趙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營  
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下莫不高其功  
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頭者元首幘者令髮不垂助元  
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以至危亡  
也其後桓玄篡位

舊爲屨者齒皆達樞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其後多陰謀遂致大亂

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識者怪焉此墮略嘉禮不肅之妖也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不肅之咎後坐誅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麗車服

鮮明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綬之體時人多慕效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廢矣後廢帝常單騎遊遨出入市里營寺未常御輦終以殞滅

### 恒雨

魏明帝大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民農時故木失其性而恒雨爲災也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恒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旣已震雷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雷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及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也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晉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雪折樹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

原雨水傷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霖雨暴雨霜傷秋稼

晉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傷損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大水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

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

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吳郡桐廬縣暴風雷電揚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帟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爲帟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攻殺之妖也初爲白帟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晉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帟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其緩彌甚言天下忘禮與義放縱

情性及其終極至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  
媿焉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紕半袖嘗以見直臣楊阜阜  
諫曰此於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縹非禮之色  
褻服不貳今之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  
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没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  
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  
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  
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  
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